

家庭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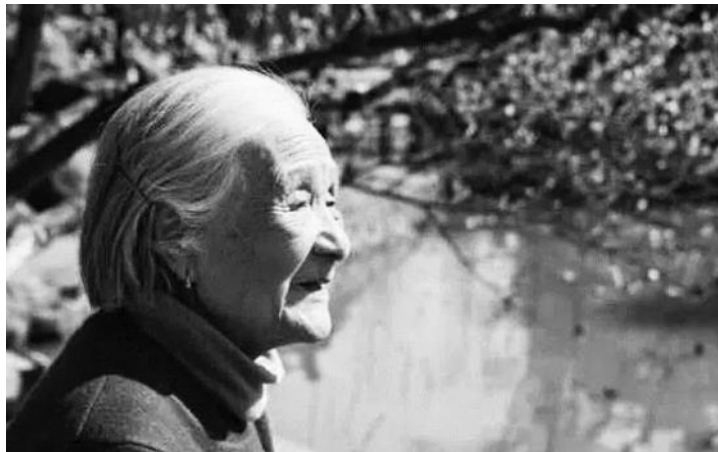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的核桃树

□贾巴尔且文/图

那天，二叔打电话给我：“阿优，我们家那棵大核桃树旁，钉了一根水泥桩，有的邻居说这以后我们家后代当官的人就没了，我家的龙脉被钉死了。也有人说我们家这棵核桃树要吃补助了，是上辈子修来的福！我很着急，才打电话给你，你哪天回家来看看。”我嘴里和二叔说不要迷信，没这回事的，其实心里也在暗暗地着急。

我家房子下边的这棵核桃树，说是我爷爷小的时候栽的，两个人都合抱不拢，像一把巨大的伞，占地面积也有三分左右。每年都能打十多筐湿核桃，成了我们家唯一的“摇钱树”。这棵树底下，也是我们那个营盘里的人到县城的必经之路。

小时候，每年过年第二天，父亲都叫我们拿起斧头：看你今年肯不肯结？看你以后会不会变成铁核桃树？反反复复地一边骂核桃树，一边围绕核桃树主干，朝那厚厚的树皮砍下数刀。我问父亲您为什么对它怎么残忍？父亲说不这样教训一下它，它不会好好的挂果，甚至会变成铁核桃树，那时即便肯挂果，也没法



吃。其实父亲的寓意也在教育我，因为我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很调皮，不听他们的话。

我参加工作以后，由于工作很忙，加上有家有室，除了逢年过节，一般都没有时间回老家。农忙时节，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念我们。

农闲时节，一旦有休息时间，母亲就经常走到这棵核桃树底下来，由于这里视野开阔，自

然成为母亲看我们的观望亭和咨询台。她经常在这里观望我们一家人会不会出现在她的面前？或到县城赶集回来的人，有没有人看见我们，给她捎来什么？

父亲说有一天晚上，母亲做了一个美梦，梦见我们一家四口都回来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母亲便放下了手中的农活，在核桃树下等我们。

也许是母子连心，太阳快落坡时，果真把我们迎来了。我们

见面时，她高兴地说：小孙女，还认识我这个奶奶吗？你说我的梦准不准啊？以后奶奶想你的时候，就天天做梦。看见母亲身体还硬朗着，高兴地合不拢嘴的样子，我也乐在心里。

从那以后，母亲习惯性地隔三差五，只要有空，就经常在这棵核桃树下做针线和其它手工活，盼我们、等我们、看我们，可常常望眼欲穿也看不见我们的到来，有时候等到天黑了以后，才拖着她那瘦小的身体，吃力地回家。

那年母亲生病了，我们怎么劝说她都不肯到县上去治疗，她说她已经那么大把年纪了，叫我们不要浪费钱了，用钱的地方多，必须用在刀刃上。我由于公务在身，不能天天在家陪她。那时候，农村没有钱来买得起一个手机，为了每天都能了解母亲的病情，我把我的手机放在家里，教他们如何使用，我只能每天多打几个电话到家里，安慰母亲。

一个多过去，母亲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。到最后病情加重，母亲叫家里人把她背到核桃树底下，望着县城到我们老家的

路，出现一个人她老远就目不转睛地盯着，直到人家走过身边。母亲还说，她多半过不了这个坎了，如果那样把她抬到远的地方烧了，然后把骨灰撒在这棵核桃树底下，有这棵大树遮风挡雨，她才不会日晒雨淋。

在一个冷风嗖嗖，寒气袭人的夜晚，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死神正伸出狰狞的双手逼向母亲，母亲还是没逃脱病魔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温馨的家。

按照母亲的遗愿，我们把她的骨灰撒在这棵核桃树底下，然后盖上一层农家肥和肥沃的泥土。还专门和家人说，每年都要给核桃树松土、施农家肥、浇灌。由于管理比以前加倍，母亲去世以后，这棵核桃树每年都肯挂果，而且结出的核桃大小、品质一点也没有变。

当记者十多年，我走遍了远近很多山水水，到处都看得见核桃树，但却没再看见过我家这么大的核桃树。

后来，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买些好吃的、好喝的，来到这棵核桃树下，和它喃喃自语，就像在和母亲拉家常。

图片故事

一场大雨浇出的姻缘

□冯天军文/图

二哥长得帅，不到二十岁给他说对象的人就门庭若市。

那时，二哥初中毕业在生产队务农，二哥脑子活，除了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外，业余时间养兔子，换了钱可以贴补自己的穿戴零花，因此，在村里，二哥是个“时髦青年”。

记忆中二哥处的第一个对象是邻村的，媒婆说：“人长得俊，姊妹四个，她是老大，还有一个弟弟。”

的确如媒婆所说，女人长得高挑，瓜子脸、大眼睛、皮肤白如在牛奶里浸泡过，而且还在县城做临时工，两人一见钟情。可是，过了不长时候，媒婆又来到我家，向母亲提出了一个条件，因为那边有三个女儿和一个男孩，而男孩因为先天性智障，不能自理，更不能支撑家庭，所以将来的养老成了问题。媒婆说，那边的老人想让你的二儿子过去住，说白了就是倒插门，这样既能解决养老问题，又能养活那个智障的弟弟。对于这个敏感的话题，母亲自然不能答应，母亲想，这边有三个儿子，走一个养



老也没有问题，但在那个世俗社会，除非那些说不上对象，或者穷得透顶的家庭不得已才倒插门外，好端端的家庭，怎能去做倒插门！岂不让人笑话？二哥也很纠结，想不到半路杀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最后，在双方都不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散场。

此后，二哥也处过几个对象，总因为不是人家相不中，就是二哥不对眼，婚姻大事迟迟没有定下来。

1976年的冬天，二哥去了部队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。

那时，家里给二哥提亲的从没有间断过。因为二哥在部队，不可能自己回家相对象，因此，有提亲的，只好家里人先过目把

关，然后把女方的照片寄到部队，让二哥定夺。

我记得现在的二嫂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，经媒婆介绍如约来到我家。那天，天气闷热，午后，媒婆和二嫂往我家走，走在路上下起了大雨，两人没有雨具，被淋了个落汤鸡。二嫂走进家门，像一个出水芙蓉，青春靓丽，经过了家人的“目测”，后来把二嫂的照片寄给了二哥，两人通过鸿雁传书，初步确立了感情。

一年后，二哥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二嫂和家人一样惦念着二哥的安全，幸好二哥平安地归来。不久，二哥复员回家和二嫂定了婚约，终成伉俪。二嫂虽然没有工作，但为人朴实，能理解别人，很能干，带儿育女、孝敬父母，一家人相处得和睦和睦。

40多年过去了，每当看到二嫂二哥青葱的订婚照，二哥当年的这段往事就浮现在我眼前。二哥处过很多对象，最后和二嫂走到了一起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。只是没想到，这缘分竟是一场大雨浇出来的。

曾想当厨子的刘震云

□张达明

贫穷饥饿的童年，让刘震云萌生了当厨子的理想。这源自一次不愉快的经历：有次家里来了客人，到中午饭点上时，家里却没东西招待。家里有8口人，外加3个客人，母亲却把父亲叫到一旁交代说：“你到镇上的饭馆赊三个馒头，赊多了我们还不起。”

父亲到镇上饭馆赊馒头时，却遭到厨子的羞辱：“你们家人的嘴咋这么脏呢？没有馒头就别吃呀！”

从此三个馒头就像三座大山一样，压在父亲的身上，他对刘震云说：“你爸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你可要争口气呀。”

刘震云对父亲说：“我长大了一定要到镇上的饭馆当厨子，你如果来赊馒头，甭说三个，三十个我都给你。”

上初中后，刘震云当厨子的理想依然没有变，直到后来与舅舅的一次谈话才有了改变。

有次刘震云去舅舅家，闲聊时舅舅问他：“你聪明吗？”刘震云摇摇头。

舅舅又问他：“那你觉得你傻吗？”刘震云还是摇摇头。

舅舅叹口气道：“最难的办就是你这种，不聪明也不傻。依你的情况，估计长大了只能娶个小寡妇。”

“舅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记住我的话，不聪明也不笨的人，一辈子就干一件事，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。”

刘震云感到自己的未来“岌岌可危”。见多识广的舅舅给他支招：“不想娶小寡妇，就离开这里。”

于是，14岁的刘震云谎报年龄，背起行囊走出了那个名叫西老庄的小村子，去大西北当了兵。

经过6年的部队生涯，刘震云乘上恢复高考的第一班列车进入了北大。

40年后的2011年8月20日，那个不够精也不够傻、因不甘心娶小寡妇而发愁的穷小子刘震云，正在菜市场买菜，西红柿比茄子贵，他站在它们面前特别犹豫，这时接到出版社打来的电话，说他的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，并告诉他奖金比过去提高了，于是他马上做了买西红柿的决定。

说起童年时期想当厨子的理想，刘震云感慨道：“我是一个简单的人。一个把复杂变简单的人。一个不爱占别人便宜的人。一个不啰嗦的人。总而言之，是个老实人。”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